

朝野記言 十二

共十四

73  
1491  
12





門 1493  
號 1491  
卷 14-12

人事門

學問

孝友

制行

德量

膽量

識慮

鑑識

清儉

奢侈





人事門

學問

我東儒先之從祀 文廟者崔文昌薛弘儒安文成鄭圃

隱金寒暄鄭一蠹趙靜庵李晦齋李退溪凡九人而靜

庵外皆嶺南人可謂盛矣 芝峯說

我東國始有文字先立佛學前朝君臣奉佛成俗程朱之

教麗未始到安文成始立 聖廟鄭圃隱始變禮俗二

公雖不染佛學亦未能闡明道術牧隱陽村無採並用

之類也佔畢齋一倡真儒繼起靜庵以後道學大明退

溪謙冲自守絕不談人物長短時事得失惟於闢異端

處未嘗退讓如徐花潭朴松堂所學人不敢議而退溪





辨之不置至於晦齋雖是一代名臣而世不知其學之  
邃退溪表而出之與寒暄一壺靜庵並稱為四賢當時  
學者心眼退溪故不敢異辭國論定矣澤堂集

鄭圃隱兼學官講說發越超出人意聞者頗疑及得雲峯  
胡氏之說與公所論合牧隱稱之曰達可論無非當理  
推為東方理學之祖名臣錄

金宏弼字大猷嘗從佔畢齋先生受業先生授以小學曰  
苟志於學宜從此始光風霽月亦不外此先生服膺不  
怠手不釋卷又云先生嘗戴草笠垂蓮子纓至晚年猶  
然靜處一室對案著書深夜不寐雖家人子弟莫窺其  
所為往往惟聞蓮纓抵案輕輕有聲固知尚著書也破開

禱記

寒暄表章小學靜庵表章近思錄退溪表章心經朱書節  
要澤堂集

鄭新堂鵬授朴松堂英以大學一日往山寺舉手指冷山  
曰彼山外何如松堂曰外面只是前面彼此一耳公笑  
曰乃今知子讀書之功也回留宿數月講究不怠名臣錄  
金慕齋前後掌成均教習甚勤門屏學徒所至成羣其教  
以小學四書五經性理大全為程課及己卯作興與靜  
庵同志而不欲更張太急出按嶺南而終不免黨籍之  
厄顧其博學文章似少守約工夫又不自標異故論者  
以為非如靜庵心學正宗其實慕齋乃間世異人今以



鄭之雲天命而考之其於上達處未見虧欠也澤堂集  
盧蘇齋自少厲志苦學祖述靜庵聲名高於退溪及在海  
中始讀羅整庵困知記以為廣大精微不下程朱用其  
說改作人心道心傳註又改定大學章句其言皆陸王  
意也自是為道學者間雜禪學實自蘇齋啓之澤堂集  
花潭家甚貧兒時父母使於春後蔬菜田間每日必遲歸  
蔬亦不盈筐父母恠而問其故對曰當采蔬時有鳥飛  
飛今日去地一寸明日去地二寸又明日去地三寸漸  
次向上而飛其觀此鳥所為竊思其理而不能得是以  
每致遲歸蔬亦不盈筐也蓋其鳥俗名從從鳥云當春  
之時地氣上升輒隨其氣所至高下而飛焉花潭窮理

之切竒矣

南溪記聞

徐文康敬德十八讀大學至致知在格物慨然以窮格為  
事金文敬安國七歲知讀書至小學孝哉閔子騫之章  
曰我當以此為法鄭吏佐浣嘗讀大學曰開示後學無  
如此書研窮玩索頃刻不已曹南真植讀書得許魯齋  
之言曰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惕然覺悟發憤厲志  
李履素仲虎讀孟子至人皆可以為堯舜遂有所悟慨  
然有求道之志名臣錄

徐花潭列書天地日月等字掛壁逐字理會吳德溪貧賤  
服田家有中庸一卷先下數百讀然後字字思之字通  
然後句句思之以至通篇思之自此盡通經傳遂為大



自己卯被錮之後學者潛相學習惟恐人知為之者雖絕少而皆實為己自勉故畢境成就者大退溪一時諸賢是也 宣廟即祚以後靜庵之風大振

澤堂集

退溪李文純滉日記所錄陰晴寒暑之節讀書講論之實靡不詳載不但此也逐日之下記今日看破某書某疑見出某書某理改某過修某愚謹行謹言一一書之以自課焉其為實之學老而愈篤如此遺事牛溪續集

宣廟朝詔使許國魏時亮來問東方亦有能知孔孟心學箕子疇數者否退溪錄示高麗禹倬鄭夢周本朝尹祥金宏弼鄭汝昌趙光祖李彥迪徐敬德等又曰金佔畢

非學問底人終身事業只在詞華之上又曰寒暄之學踐履雖篤而於道問學工夫恐有未盡又曰靜庵天品甚高而學力恐未深造其論昭格署一事可見君臣之義豈容若是此靜庵有些過當處又曰晦齋窮格踐履兩極其至迨其晚年學益高德益邵晦齋學問當為東方第一又曰花潭論氣則精到無餘而於理則未甚透徹主氣太過或認理為氣然吾東方前此未有論著至此者發明理氣始有此人耳但言語之際自負太過恐其所未得深也又曰南冥所見實與莊周一串林葛川薰言於退溪曰南冥令弟子撒毀淫婦家甚不當莫如獨採我薇蕨也退溪曰此言甚當又曰鄭靜而資品甚



高但於本原上踈漏及聞其卒曰靜而踈處太踈世俗  
所嗤點好處甚好吾輩所難得又曰竒高峰李龜巖厚  
重近仁而循途守轍未能透得大綱領南冥倡南華之  
學蘓齋守象山之見退陶言行錄

靜庵花潭多自得之味退溪多依樣之味靜庵則英邁超  
卓望見全體而微有未盡瑩者且不能深信朱子微涉  
於理氣一物之病退溪則深信朱子而精詳慎密用工  
亦深其於全體不可謂無見而若豁然貫通處則猶有  
所未至故理氣互發理發氣隨之說反為知見之累耳  
花潭則聰明過人而厚重不足讀書窮理不拘文字而  
多用意思其於理氣不相離之妙處瞭然目見非他人

讀書依樣之比故以為湛一清虛之氣無物不在自以  
為得千聖不盡傳之妙殊不知向上更有理通氣局一  
節繼善成性之理則無物不在湛一清虛之氣則多有  
不在者也理無變而氣有變元氣生生不息往者過來者  
續而已往之氣已無所在而花潭則以為一氣長存往  
者不過來者不續此花潭所以有認氣為理之病也蓋  
退溪多依樣之味故其言拘而謹花潭多自得之味故  
其言樂而放謹故少共放故多共寧為退溪之依樣不  
必效花潭之自得也栗谷書

嶺南則退溪南冥門脉頰異退溪門下柳西崖金鶴峯具  
栢潭寂有名而仕宦出入不復講學吳德溪健學行家



高遊於兩先生門而早卒無傳趙月川閑退老壽而士  
心不附亦無弟子南冥高第寒崗東崗為家而聲價皆  
不及鄭仁弘兩崗兼宗退溪故稍貳於仁弘弘誅戮  
後嶺之下道無學者唯寒崗為完人旅軒為高第旅軒  
沒而無傳述者嶺南之學止於是

湖南則上道有李一齋下道有奇高峯高峯早世不及講  
學一齋弟子雖衆惟金公千鑑以節義著學則無傳焉  
鄭汝立出於其後與李潑鄭介清相應和雄豪一道為  
無賴淵藪及其叛亂混被誅戮湖俗浮薄本不喜儒學  
汝立敗而人以為噉矢湖學自此盡矣澤堂集

庶流之有學問者李履素仲席金惕若謹恭朴守庵枝華

皆花潭  
門人

朴鼎山洞賤人之有學問者徐起宋翼弼翼弼  
號龜峯天資透悟剖析精微詩思絕妙世多傳誦學者  
亦多從之但其家有世累而不思蓋覆身居賤流而妄  
自尊大鵝溪相位極人臣而每以短札通書外面書曰汝  
受拜狀其於牛粟固以平交爾汝矣及安氏子孫起訟  
起獄乃與兄弟家百餘口亡命逋竄 宣廟命搜捕謫  
熙川遭倭亂得放猶大言高論譏詆時事到處戶屨皆  
滿澤堂集

文元公李彥迪撤去朱子補亡章取經一章二條以補之  
又取聽訟章移置經文之末文孝公趙翼撤去誠意章  
本註易以新義其書皆已刊行二臣以平日為信朱子



之人搜置經文改定傳註如此 明谷疏

金沙溪嘗謂學者曰理氣混融元不相離權陽村以為兩邊出李退溪以為互發皆見有未透而失之二歧也栗谷先生曰發之者氣也所以發者理也理者太極也氣者陰陽也今日太極與陰陽互動則不成說話矣太極陰陽不能互動則謂理氣為互發者豈不謬哉此言聖人復起不能易矣 九齋集

沙溪嘗言先儒論學處雖程朱話頭便能曉解其當否而至於詞章利病出於村家學究者亦未通透豈業專而不暇他及耶 畸翁漫錄

中國學術多歧門徑不一而我國則無論有識無識挾冊

讀書者皆稱誦程朱豈我國士習賢於中國耶曰非也中國有學者我國無學者蓋中國人材志趣頗不碌碌以實心向學故往往各有實得我國則岷嶭搗束都無志氣但聞程朱之學世所貴重口道而顏尊之而已不唯無所謂雜學者亦何嘗有得於正學也譬猶墾土播種有秀有實而後五穀與稊稗可別也茫然赤地之上孰為五穀孰為稊稗者哉 谿谷漫筆

權忠定公撥雅好讀書自警編近思錄不去懷袖間 中宗嘗召宰執宴後苑各醉扶而出有內小臣得拾小冊上曰落自權撥命還之 名臣錄

恥齋洪仁祐讀大學家人曰君必冠帶服直領有何可尊



者耶曰上則天臨有赫下則地載余身幽則鬼神有監  
明則人必可敬雖獨處我亦人也况與君對居則君可  
敬讀聖賢書則遺訓可敬是以如是耳

日錄

鄭松江讀書不過三遍即成誦在江界手大學一部無誦

小註於圍籬長木白而書之以朝夕寓目

墓誌

趙玄谷嘗直玉堂有一學士看書未竟忽投地曰掩卷輒忘  
見之何益趙公曰人之喫飯不能恒留腹中消化為糞  
而精英之氣自能潤澤身體讀書亦類此見雖輒忘自  
有將進之效不可以不能記而自棄之先輩極以其言  
為有理云

閑居漫錄

許丞相稠對案兀坐夜半偷兒入室盡輸家貲丞相不寐

冥然若泥塑人盜去良久家人始覺追之無及頓恨焉  
相公曰賊之有甚於此者來戰於心何暇警止外盜乎  
先輩克己之功如此

靜庵集



孝友

端宗癸酉 光廟之赴京也徐居正以集賢校理隨行渡鴨綠江宿婆婆是夕居正母訃至 光廟欲秘之夜居正有異夢驚起流涕同宿問之荅曰夢月怪月母象也吾有母在堂夢徵不祥是以悲耳有以此言告者 光廟歎曰居正之誠孝足以動天遂以實言之 東閣記

成宗朝南原君梁誠之以父葬陽智母葬橫城每以未及祿養為戚及顯達請于朝以長子瑗監陽智縣次子瑒監橫城各六年榮孝可謂無憾矣 碑文

鄭貞節公及其弟蓬原公皆我六寸也我伯氏往謁貞節之弟貞節遽令呼八公猶朝卧未起布被草薦蕭索莫



甚乃謂之曰汝冒寒遠來可置汝手於我被中相與講  
論經史已而又謁蓬原公良久立門外公整冠服出迓  
如待大賓兄弟之氣像不同也 慵齋叢語

宋圭菴憐壽幼年喪母任情過哀所伏苦席曰淚必腐燕

栖其墓廬其雛皆白人謂孝誠所感 栗谷日記

慶延字大有冬月父病欲食魚膾延鑿冰置網不得魚泣  
曰古人叩冰而得魚今吾置網而不得誠感不足也赤  
脫立冰穴經夜得烏鯉父欲食辛甘菜泣於菜根忽生  
歸而食其父父病愈清州有楊水尺三兄弟所行不類  
聞慶徵君事棄其舊染恂恂執子道喪親之日勺飲不  
入口居廬三年不進酒果喪畢之後三人同居盡得歡

心每相戒曰幸有不類之行慶生貧聞之不亦愧乎 名臣錄

沈菁川連源以其父頓門被褫燕山死於軍器寺前路終

身不由云 清江瑣語

李玄山啓基少時鍾愛於母夫人夫人日給金銀寶器公  
受而藏之篋必記某年某月某日受某物夫人卒盡籍  
寶物歸諸兄中分之 秋江冷語

先生自言醴泉邑有疎族寡婦送一赤脚來言窮居累年  
無所依賴而旁有思爭訟家舍今雖決給於已當納贖  
布三十餘疋而家無一尺之儲願施德音以濟窮戚聞  
之心甚哀矜願平日不欲以私撓公再三揮之既又思之



彼之於我雖曰踈遠以祖先視之一般子孫也我豈忍視若路人以實告太守請減納布太守乃盡除之不知吾事於義何如 退陶言行錄

栗谷先生仲兄素稟迂踈每事招先生而使嚶之先生服役無怠位至二相執子弟禮惟恭門生問曰伯生負之命使子弟代為如何以先生三達之尊執子弟役無乃過恭乎先生曰父兄命我我豈敢儼然使他子弟代勞乎大抵父兄之前過恭禮也倘來之物非天性也位之高下非所論也况日月如流兄沒之後則雖欲執禮其可得乎 遺事

外曾祖趙文孝公翼誠孝出天其父僉樞公享年八十九

而自八十後常患大便秘結每使童奴以指刮出時公位至正卿年過六十而每手持後木親隨溷廁見童奴不能稱意則輒以茅五指長瓜塗油親自刮出晝夜同室寢處僉樞公主與而坐公持所着丹子近窓而坐非對客與有事須臾不離側以至布衾解衣不委婢使僉樞公垂首獨語曰我之四寸趙判書愛我待我極盡其情如我老人誠為感激蓋自為老之後精神昏瞶不覺公之為已出而常稱公謂從弟所啖藥果厭則裹以小紙置于褥薦之下時出而自啖又分與公公恐忤老人之意不拭其塵污而前坐甘啖笑語怡愉殆如嬰兒之在慈母側者而及喪公年且六十八而衰毀過節終三



年朝夕饋奠涕泣如雨冬月則涕泗流滿白鬚連襟成  
冰傍人有不忍見者 壽谷集

樂正趙文孝公錫胤家在衿川未釋褐時嘗有事入京其  
翌日有客疾來報于其父大司諫廷虎曰今吾自露梁  
津來見令胤乘朽舡覆沒趙公徐荅曰吾兒豈乘朽舡  
君豈誤見他人耶客曰吾與令胤相熟豈不識其面乎  
荅曰姑觀今日則可知客去而文孝公來蓋文孝公初  
乘一船見其危即移他船客不復審察但見其始乘之  
船覆沒而來告也非其平昔垂堂之戒為其親所信服  
客以其所目見來言而畧無驚疑若是耶 壽谷集

仁祖朝朴父堂長遠以正言製進月課反哺烏一絕曰士有

親在堂甘旨負不具微禽亦動人淚落林烏哺 上  
問政院曰此人父母生存乎對以只有偏母 上曰觀  
其絕句誠孝非凡風對之悲古人所傷命賜米十石綿  
布五十匹 潛谷集



制行

金先生宏弼為部叅奉時鬼服百戲一依上官所指後生  
以其苟從合污為嫌先生當時自知名重不欲自別於  
庸人非大賢以上固不及此矣先生始號為篋翁曰雖  
逢大雨外濕而內不濡既而改之曰為名以露非渾然  
處世之道也觀此兩事則先生德器謹厚出於天性人  
褊所不及者而終不免天也

破開雜記南溟述

鄭校理鵬萊山人也以清節自扞門絕苞苴之物時柳子  
光以敵愾佐理功封為武靈君姦貪自恣氣焰公以表  
親之故雖不廢問安之禮婢子往必以熟索牢結其臂  
著署而送返則解之欲其覺痛急往急來不使遲留於



彼家矣公之八直舉家絕食公之夫人求貸於子光家  
子光欣然謂曰親戚之義在於相恤而校理則過於劉  
吾豈忍然乎即納米於甌盛醬於缸令丘史載之驟子  
而送之公出直見其玉粒之飯問其所得之處夫人直  
告之公推案笑而起曰八直之朝買泡滓作粥饋我我  
知其乏窘而不為措置是我之共也非家人之過也遂  
發書於耐久准其所用並與本米而還之其固窮不變  
如此 松窩雜記

姜公希孟丁卯登科為宗簿主簿詣南政丞智於私第議  
政教曰君必怪余徑發此言也人心甚惡聞人之過猶  
恐不揚聞人之善猶恐不蔽筮仕之初持身最難而世族

之子為尤難寒門冷族縱有豪橫人皆曰彼有何恃而  
敢為此歟三共然後人始起之世族之子則人以為彼  
必恃此而橫也彼必挾此而驕也人心已起又從而一  
犯嫌疑則駟不及舌惡名流布安得家至而暴白歟此  
世族之子尤難於立名也今君年少占科魁人之一可  
疑也連世相門之裔二可疑也派連戚里人之三可疑  
也君有三可疑之勢而小有不謹則隨其所共人以為  
酗酒也以為耽淫也以為驕人也惡名一加孰肯保君  
之不為耶此反不及寒門子序處也慎之吾聞命而退  
誦為終身之戒今當得意未嘗不思此訓也

姜希孟  
訓子說

奇宰樞處平生不食鮫魚人問其故宰樞曰曾為濟州牧



使時見民困苦採捕故不食耳金賢甫不食牛肉僚友  
問曰昔何食而今何不食賢甫曰曾為奉常正回會飲  
得罪自後不食此肉矣此雖人所難為之事而未免有  
矯揉之弊也 慵齋叢話

任靜容權嘗示余小錄其一曰尋見親戚若朋友相對叙  
所當言即辭主若願留則留不爾則出恐主或有緊要  
事而難言令客去也其二曰朋舊有疾病雖往見問亦  
不宜或數或久對凡人病調攝稍失或致重苦則必云  
緣與其接轉至於此是則初以厚意往而反致恨惱也  
其三曰見人有物切勿當面求借主或擬有所用而不  
許則嫌吝許之則缺用有所難處也仍戒之曰右三語

乃美訓戒而曲盡人情者先君常提耳以教之凡諸後  
孫敢不銘念于心 圃隱雜錄

金慕齋隣居有一處子乘月夜深無人也竊往投見公乃  
責而數之曰爾以士族處子乘夜竊投於人其得罪倫  
紀大矣吾當笞爾爾其受之處女不得已受笞越牆而  
還後嫁為某公妻蓋亦名士大夫也有子有孫年老之  
後言於其子極歎慕齋之賢云 南溪記聞

盧蘇齋守慎謫珍島自持刻苦不挈女奴太守定一官婢  
之未經人者炊之晝則執後夜則寢於戶外蘇齋令退  
去婢曰太守之令也不敢退如是者經一年雖隆寒不  
怠蘇齋憐之許入戶內如是又一年猶不近之一日蘇



齋問曰汝從謫人今年矣年已長成可退去嫁夫婢  
曰服役三年情義已敦不敢言退蘇齋義之遂內為妻  
生一女即坡州牧使許徵之妻也蘇齋宥還挈來共享  
富貴三十年云 樂全漫錄

真娘開城盲女之子性倜儻男子工琴善歌遨遊山水  
間平生慕花潭為人必携琴醜酒詣潭墅盡歡而去每  
言知足老禪三十年面壁亦為我所壞惟花潭先生昵  
處累年終不亂是真人也 秋江冷話

退溪陶山精舍下有魚梁官禁甚嚴人不得私漁先生每  
當暑月則必居溪舍未嘗一到于此蓋避是嫌也曹南  
真聞之笑曰何太屑屑也我自不為雖有官梁何嫌何

避先生曰在南冥則當如彼在我則當如此以吾之不  
可學柳下惠之可不亦宜乎 遺事東儒師友錄

鄉人志學者或恥隨品官之列先生曰鄉黨父兄宗族之  
所在以隨行為恥何意或曰門地卑微者居右實有牛  
後之恥先生曰鄉之所貴者齒也雖居下於禮於義有  
何不可援据古今終日極辨烏川諸上舍呈一詩云先  
生上古論茅子末世言書院規模定何須鄉坐分 退陶

言行錄

先生居鄉凡調役征賦必先下戶而輸之未嘗有逋稽里胥  
亦不知為達官家嘗出坐溪邊里胥來告曰今年栢林  
之禁進賜戶當之先生笑而不答蓋栢林在溪東令先



生戶守之也 退溪言行錄

先生少時將赴舉在途討店歇泊僮僕取人田中青豆打飯以進先生麾之不食此雖微細事亦可見自少志操異於常人也 退陶言行錄

縣校行釋奠禮必致胙于先生校生賚來先生即具衣冠置胙于堂拜受於庭下即於堂上設胙校生執盞跪先生出位俯伏跪飲飲畢俯伏而退或有在坐者亦令依右行之先生復執盞跪校生受飲如上禮 退陶言行錄  
秋浦整容端坐望之肅然而即之溫如吐露誠款人來拜者亦皆滿意而歸或以禮敬過分為不自安云先人嘗曰先生在江都時朱都將稱名人乃中人之老者以其

分微自來坐塔而先生必整衣冠起居而迎之蓋敬其老也村人有饋魚蔬者則不却而受謝必以米豆筆墨重償之云 秋浦集

牛溪先生菽解生負進士兩場有疾不赴覆試自此絕意科業專精學問或謂先生嘗赴試場設排圍為甯便舉子由之以入心恥之遂止不復就云 年譜

潛治嘗論栗谷牛溪二先生色失輕重以為牛溪勝其說曰牛溪如如廁而偶失一足栗谷雖無失足事之有若以糞穢為几案玩戲之具者恐其失不細也蓋牛溪嘗書窓邊曰某月某日客或見而問之牛溪答曰此是偶與侍婢有和恐致異日乳真之弊故記之後生子曰文



潛此則絕無而僅有也栗谷以遠接使到黃州州使一  
妓薦枕名曰柳枝才姿出眾栗谷語之曰着汝才姿殊  
可玩愛但一與之私義當辜畜于家此舉甚重故不為  
也遂却之及後寓居海州柳枝乘夜遠訪栗谷遂製柳枝  
詞一闋申以却之之意終無所污潛治所論為是也然  
慎齋之見又與潛治相反未知果孰為定論耳南溪記聞  
栗谷先生凡係禁令守之甚嚴常不食牛肉曰非惟國法  
食其力而散其肉非仁也時朝家申明其法犯者至於  
徙邊先生曰國禁如此尤不可犯自是雖於祭祀亦不  
用焉遺事別集

鄭寒崗治安東訪權晦谷春蘭嘗從容先是官舍有花名

妓女者寒崗命剪去晦谷問其意曰人之易惑者莫如  
色故惡其名而去之耳晦谷曰苟吾心有主南威西子  
尚不能移何畏乎假其名者明府之政抑未歟寒崗深  
服其言蓋晦谷久客關西黎媧百媚終不能回先生一

眇云東儒師友錄

李梧里元翼自少不喜交遊既釋褐愈益韜晦人稱為處

子正字謚狀

李完平元翼嘗語一元老曰公亦有心性搜易變為小人  
之慮乎元老某雖不及古人豈有是慮也完平曰鄭  
仁弘之劄緊世罕其比當其得名之時人豈期之以叅  
涉廢母之論乎及其年老志衰朋友教誘於外子孫德



患於內終上廢母之疏九十之年伏刑都市故吾則常  
恐心性變改不得令終惕慮不已耳李白江敬輿以此  
語於人曰完平自治之功老而益嚴可知其終能保晚  
也公私見聞

光海乙卯鄭愚伏經世下理光海故遲其決以待贖醵門  
人舉後漢魏邵事質之寒崗寒崗曰無害古人有行之  
者散宜生是也公聞之與書曰古人雖有為之者與今  
日事異君子愛人以德若斯置道理為之請與諸君別  
所善宰臣或勸公呈病曰應教李溟言病保放為近例  
公荅曰李自是真病吾無病何可甘心慢上聞者歎服

龍洲集

李監司昌庭任順天時有與公同姓名者官邸與公等其  
友寒士一人為請嫁女之需而來見公則非也憮然後  
巡公與之坐徐叩其故其人吐實不飾公笑曰固也待  
之加厚備所須一物不歛其人謝曰雖使吾友當之必  
不如此墓碑龍洲集

光海己未歲大饑或謂任疎菴叔英曰今年君必殆矣何  
以不憂公笑曰我已知當死死必為餓鬼若復憂愁為  
愁鬼一鬼不容兩役故不憂也名臣錄

李貳相尚毅兒時甚率坐不耐久言輒妄發父兄憂之  
頗有責言李公佩小鈴而自戒每聞鈴聲猛加警省今  
日減一分明日減一分及至中年以太寬見譏於人渾



然天成無一毫作之態 公私見聞

金荷潭時讓謫鍾城納北閩妓放時還携乃來生男使屬  
正兵歲納身布人曰宰相之子法不當充軍而自屬納  
布何也荷潭曰北妓之不離本土國法也我犯法而携  
來又從而產子心常不安故係之軍籍而納布所以贖  
吾罪也聞者歎服 公私見聞

崔逢川鳴吉素重學問之士於金沙溪無挾英之分但時  
有書牘問難而書辭常稱門生趙浦渚即執友親密  
而每於其來訪必服道袍以接之 昆命集遺事

金醒翁德誠為軍器正時 車駕將行幸趨宿於關外人  
家其家為祈禱往松嶽留一女一婢夜闌公明燈獨坐

有女子開戶而容貌頗昉自言一婢牢睡更無知者故  
來公責之以禮而却之 白軒集

朴判書遜兒時約婚于某處未聘而處女得危病復生  
有言其兩目盲天也非其罪也盲妻猶可同居人無信  
婚朴公曰病盲天也非其罪也盲妻猶可同居人無信  
不立不可改也伯氏奇其言而許之及合盃目實不盲  
蓋為讎家反間也 公私見聞

某品某於暇日邀致儕友一隊名宰咸會而樂靜趙叅判  
錫胤亦赴焉杯盤狼藉某品曰族弟某為享老兄自官  
備來故欲與諸公做一場團會耳公曰既無赴遠餞行  
之事而費公物設無名之饌父兄宜禁之何為受其享



耶我不可助其尤也即起立諸公挽而留之進以家釀  
樂靜強飲一杯不下著於所陳之饌仍即歸家滿座皆  
不樂而罷公私見聞

趙浦渚翼親舊之喪皆盡情致哀累日不飲酒食肉雖泛  
相知者若僚隸之賤聞其喪亦必為却肉以是一月之間  
肉食之日無多同春集謚狀

金清陰尚憲於柳希奮為姨兄弟癸亥改王後柳被大  
辟清陰持布帶欲往死所成服人有止之者公曰柳之  
被刑非係惡逆也不過貪權樂勢迷不知悟生時雖絕  
跡死後親戚無可絕之義往哭而服之不可已者也公秘見聞  
權晚悔得已常曰凡事必求足毋落第二義自少志學猶

以調諛為無害既而大悟其非遂自號晚悔常不赴人  
生日會蓋欲微喻以程叔子之訓也遺戒銘旌書以禮  
即所不拜者勿書尤齋集行狀

有僧靈運請寫佛經題目余曰朱子不為寺觀題額今寫  
此冊如何公曰曾已許之故渠忘勞遠來今不可食言  
矣及僧辭退公曰後勿復以此來謁從此永謝尤菴集  
同春遺事

朴正字泰漢為假注書數日病逸曰天下事不易為吾入  
堂后有守令辭陞者院吏持赤蹄要余作書徵債稱  
是院例蓋謬例也吾遂不作書約同僚共罷之僚意大  
駭至有相戲者此一微事而人不識求諸義理惟以循



俗趨利為主他尚何說 昆命集

宋孝憲欽平日地倅來則趨出大門外迎拜而送歸亦然  
至於入官府望衙門必下馬恐懼若賤人焉或者曰大  
臣處已無已太過乎孝憲公曰我土民也彼土主也不  
以貴加於土主者土民之分也 知止堂家

### 德量

南龜亭在持心大謹不檢形外一日著國家所禁衣服朝  
於闕有人諫於家曰大臣亦為禁服龜亭瞿然呼婢曰  
我朝會時服何衣耶人服其雅量宏遠不審衣服也 秋

江冷話

南忠簡智初仕為監察其父忠景在日問其所事一日歸  
白曰今日有下吏入歲潛懷錦段而出使之還入歲如  
是者再三吏方識其意置錦段而出矣忠景曰汝以童  
子備官故是以每有問欲知其得失自今吾可以無問  
矣 藥泉集墓碑

高奉常台鼎有友金莖與河東府院君鄭獐趾隔牆焉高



即金距門限呼僮曰某來報汝主速出見也僮出曰主  
方進食姑小待之高大聲曰汝主亦人乎何以曰進食  
必進糞也何客來而不出也少頃有老大人自內顛倒  
而出諦視之則乃河東府院君也高不覺慚惶俯伏謝  
罪曰某以為友人金第而無禮至此罪當萬死公笑曰  
落地皆兄弟誰非友也引與八內設酌大飲高不勝杯  
勺竟亡走

青坡劇談

黃翼成嘗 英廟有為之日制禮作樂論大事決大議日  
思賢襄而其於家事之大小皆不関念一日家婢相鬪  
喧闐移時一婢至公之前叩榻而訴曰某女人與我相  
抗所犯如是極為奸惡公曰汝言是也俄而一婢又來

叩榻而訴亦如之公曰汝言是也公之姪某在公之傍  
愠色而進曰甚矣叔氏之矇矓也某也如彼而某也如  
此此乃是而彼為非也甚矣叔氏之矇矓也公曰汝之  
所言亦是也讀書不輟終無分下歸一語

松窩雜記

尹公淮嘗投筵旅坐於庭畔主人兒持大真珠出來落於  
庭中旁有白鵝即吞之俄而主人索珠不得趨公竊取  
縛之朝將告官公不與卡只云彼鵝亦繫吾旁明朝珠  
從鵝後出主人慙謝曰昨何不言公曰昨日言之則主  
必剖鵝覓珠故忍辱而待

名臣錄

許忠貞公琮自少氣宇沉毅常於行路中未嘗目左右觀  
然若沉思者或至迷道年十二三時與同隊小兒上寺



讀書偷兒夜入其室盡取衣屨去諸兒恐怖皆散去公獨怡然取筆書壁上曰既奪我之衣方宜吾鞋之莫偷既奪衣又偷鞋竊為盜先生不取也龍泉談寂記

鄭文翼公遠竄于金海府府與東萊郡接境乃公之本貫而始祖墓在焉公畧備酒果令子弟往而拜掃時武夫為縣令者聞之欲媚於安老乃大言曰鄭某以罪謫居是乃庶人只可祭其考妣而已豈可遣其子弟祭遠祖於越境之地乎多發健卒舉杖逐使不得接跡公之子弟在境上望而祭之而還縣令以鄉所等與罪人同心容護子弟其罪亦重構以他事送闕於京所請遞其任其冬安老被死公乃還朝復為京所堂上而縣令之

論閔猶在公以為城主閔文不可久滯即令從其所指而遞送縣令之奸譎有甚於懷德倅而公畧無辭色子弟等亦不發言故朝廷不能聞知至改品陞職終保爵祿公之盛德真不可及也松窩雜記

鄭文翼光弼在己卯年間為首相中廟曰災異延訪于思政殿左右迭進各進聃灾之策韓忠進曰聖上雖勵精求治鄙夫敢據首相之位災變之作必有所由而治道之成不可望矣及退賓廳右相申用漑佐色大言曰新進之士面斥相臣此習不可長也公顏色自若揮手止之曰渠知吾輩之不忍故發此言也若有少忌憚雖勸之必不肯也於吾固無所損而年少敢言之風不



宜摧抑之也用漑服其言而聞者以為有大臣之量

富襟記

丁賢成玉亨為直學時於路中逢一使酒者謂執鞭者嘗  
搏已曳其髮批頰無數其丘雖見曳而猶不釋鞭公隨  
其鞭者見曳而或東或西良久終不怒使酒者力疲乃  
解去五六步復來拜於馬前曰大人當作政丞云云唯  
唯不聞名臣錄

白叅贊仁傑晚登第以正言拜昌平令為老母日設宴遂  
得不治請監司崔輔漢黜之崔曾被劾於白人多言其  
報復仁宗初崔以國恤挾妓坐廢明廟即祚大赦  
崔復叙臺諫將論之白時為獻納不可曰崔之挾妓出

於風聞難知其真君子勿為己甚何可復錮人於聖世  
崔遂免崔深懼白之逞舊憾而白坦然不以為意崔深  
德之密啓禍起臺諫異議者多死白首罹于網而得免  
崔之力也荷潭野乘

鄭林塘為湖南御使暗行到瑯嶼至碧波亭故為遲遲托  
以日暝停宿津邊津民偵知其非常行走報官門主倅  
令各掌該吏通宵整頓文書以待無有一毫未盡翌晚  
乃緩緩渡江入郡只得公須銅匙數枝而還郡守竟坐  
罷職或問其故林塘曰郡在絕島倅亦武夫必多法外  
橫濫若直抵官衙搜投文簿則彼必抵死余所不忍聞  
者服其量續玉露



應舉之法或四祖有庶孽或為公私賤或四館停舉或名  
在罪籍或作變姓名不許赴俾受先生六品以上署押  
為證中世此法漸解為先生者重士子應舉不論知不  
知皆署押與之士子亦多向僻偽著錄名赴舉案四館  
不究問向僻者鄭林塘相國新升六品其押冢易於偽  
模士子偽模者甚眾四館會議欲下真偽停其舉以懲  
弊習聚其案送林塘所俾自下真偽林塘以書報之曰  
皆吾所著也或坐而著之或卧而著之或乘醉而著之  
或和睡而著之雖不同皆吾著也四館開書大笑闕堂  
自此不復下真偽聞者皆知其為後日宰相也譚於于塾  
徐孤青起是沈忠謙賜奴也沈公以其劾書飭行不但免

放而呼之必稱處士一時語曰非奴之賢主之賢尤可

尚云尤庵集

李相國元翼釋褐隸習漢語專意講習以書狀官赴京有  
舌人於使臣與禮部官相接之時妄幻辭說有所要求  
意謂使臣未解華語也公默若不知者還到海關逢華  
儒探討經史問答如流舌人伏地叩頭曰死不足償罪  
願乞縷命公亦默然不答公私見聞

先生與諸生通讀心經難起答問座有某人獨無一言閉  
目思睡諸生相顧私語曰何不喚主翁醒先生聞之曰  
勿嘲福厚人也退陶言行錄

德弘嘗侍坐山堂適於前郊有騎馬而過者幹僧曰



異哉是過進賜而不下馬先生曰騎馬者如畫裡人只添一箇竒勝何過之有

退陶言行錄

宣廟朝李完平元翼初八臺閣以簋篋不歸彈尹海原斗壽後曰公事往謁海原海原無幾微色留與語曰貧族之行婚遭喪者皆責具於我為副其須凡有饋遺不得不領留臺啓之發理所當然吾何介意酬酢良久言皆由中適有鄉族書乞婚需海原即命侍婢曰向日譯官某有所餉匹緞爾其取來婢入而復還曰本無是物矣公笑曰家人輩以公在座欲諱之耳促令取出全封畧之畧不動色完平服其偉量終身敬重焉

公私見聞

牛溪先生嘗與客坐外堂開窓相對有村民騎馬過百步

之內者先生即手闔戶以避之故鄉居五十年上下安之無有毫髮惡尤者

遺事

鄭愚伏經世少時入科場見一少年善製善寫把試紙展看之際旁有一友挽袖請債寫而誤以墨瓦觸于試紙墨汁淋漓于紙上少年笑而棄置之即以其所製移寫于其友生之紙鄭不勝歎服問其姓名則乃吳百齡也鄭每稱其德量云

閑居漫錄

金判書蓋國仁祖朝為戶判時有進銀中朝事親自監封有筭負一人瞰金公轉眄之時採取一塊即出若便旋者潛置他所而還入公佯若不知即命罷坐曰疵病欲發不可久坐使其筭負守其銀待明日封之筭負自



念銀不准數咎將歸渠不得已以所寯者還置其中後  
十餘日金公以微事適其任不彰其罪人皆服其雅量  
公私見聞

### 膽量

太宗朝朴貞肅安信為持平與大司憲孟思誠鞠平壤君  
趙大臨不啟而拷訊上大怒載二人于車將戮之市  
大憲面有黑色蒼黃罔措公畧無懼色舉名而呼之曰  
汝是上官我是下官今作死囚豈有尊卑我嘗謂汝有  
志操何懼怯如是汝不聞車聲之鞞鞞乎謂羅卒曰取  
瓦片來作詩以磁尖畫而書之曰爾職不供甘受死恐  
君留殺諫臣名瞋目語獄吏曰以是上聞否則我為厲  
鬼爾屬無噍類矣上聞而霽威杖流遠方名臣錄  
世祖朝許忠貞琮疏諫上好佛法喜遊畋上欲試其守  
命梓下取匣劍橫膝命力士崔適曰候吾拔劍畫匣即



斬之徐徐拔之劍光閃閃未垂露傍侍者股栗而公確  
然不動隨問而對音吐鴻暢 上還納匣中曰真壯夫  
也命進酌公徐就樽所酌酒進退雍容可觀 上大加  
稱賞使兼傳官 名臣錄

聽松先生成守琛在京城白岳麓黃昏獨坐無僮忽有一  
物來立屋隅身被紺布衾其長至踵散髮至地隨風鬢  
鬢亂髮之間雙目如環熒奇怕先生問之曰爾為誰默  
而不答曰來前遂近窓前羶鼻裂鼻先生曰爾如賊也  
吾家無物爾如鬼也人鬼異路其速去言訖颯然而逝  
不知所向 於于野談

趙靜庵謫綾城未幾賜死公出跪道中聽傳旨問上體

若何次問三公六卿姓名沐浴改著新衣殊從容都事柳  
滄有迫促之意公歔歎曰古有抱詔書伏哭傳舍者  
何其異耶又曰愛君如愛父天日照丹衷遂仰藥覆衾  
而卧未絕遂縊之 東閣記

吾伯祖尹牙山公以差貧入邸舍郭公詢方被拿亦至舉  
止從容寒暄如平生仍借佩刀於公府吏慮有他變止  
之郭笑曰吾豈自裁者耶當從容就死矣吾欲剪手足  
加矣吾死之後誰復有剪之者剪畢索紙以包付之老  
奴曰觀其左右字而用於棺即以水洗其刀笑而還之  
曰已為凶器似不可用也起揖作別曰好在及至鞠庭  
一供之外閉口不言獄卒問故郭曰吾雖百言其得生



乎遂死於獄

長貧胡撰

成悌元字子敬嘗與一僧較不眠十五夜僧到十三日不覺  
頽卧沉眠數日子敬徹十五夜後眠食如常噫有如此  
力量何事不可使做出中華肆意功業優入聖域矣前  
言往行錄

有僧自智異山來謁徐花潭願與試却睡魔遂相對不合  
眼至十五日僧困倒過三日始舉頭先生又過數十日不  
睡僧大服遂結廬于近山種菜瓜計日進供未嘗之絕  
三年後乃去五山說林

宋執義希奎兒時受業於都佐郎衡朝夕往返殆無虛日  
一日值昏冥欲投族人家望門未及忽於林中有一老

嫗似曾相識呼公兒名狀若戲謔迫而視之顏面之大  
滿於籬真鬼恠也奮身直前欲歐之其形漸消退而願  
見惟面掛籬上而已自少勇剛類此名臣錄

黃秋浦差通信使舡向一岐巢中洋遇風舡之奔突有如  
驚馬舟中莫不失色公神氣自若拈筆作文以誓海神  
畧曰豺虎叢中既持三年之節蛟龍窟上更乘八月之  
槎四千里行役何敢一毫憚勞三十年工夫正宜今日  
得力苟可安社利國死且不辭如使辱命失身生亦何  
益幸斯言之不誣天有知也倘一念之或怠神其殛之  
儼而風定舡得無恙年譜

重峯先生居金浦縣嘗以事至京還到陽川江中流舟遇



風幾覆同舟者面無人色咸啼跽奔走先生在船頭獨  
晏然不動闔眼凝坐良久幸而獲濟既登岸舟人咸怒  
先生曰一舟人盡死汝是何人獨奈何不為動曰欲歐  
之先生亦不動笑曰死生有命豈人跽啼奔走所能免也  
聲色如常犯而不較同舟有金厚載者亦士人也大奇  
之顧止怒者曰汝慎無感此非常人也曰問先生居住姓  
名相揖而去先生時年弱冠矣遺事

壬辰車駕入平壤賊勢彌滿江南 大駕將避出是日望  
見越邊有一倭以木末懸小紙插江沙上令火炮匠金  
生麗往取之書面云上朝鮮國禮曹判書李公閣下蓋  
抵李德馨書而平朝信玄蘇所裁也書中所言蓋欲見

德馨議講和也德馨乃以扁舟會平玄兩酋于江中相  
勞問如平日玄蘇欲借道達中原德馨責以負約且令  
退兵後議和調信等語極不遜遂各罷歸群臣諸將見  
其會者無不憂色德馨辭氣壯烈少無挫折後玄蘇亟  
稱於人曰李判書於倉卒之際辭氣無異平日信不可  
及也 再造藩邦志

僧惟政號松雲壬辰變後為義僧將陣于頤南倭將清正  
要與相見松雲入倭營賊衆列立數里鎗劍如束松雲  
無怖色從容談笑清正謂松雲曰貴國有寶乎松雲荅  
曰我國無他寶惟以汝頭為寶清正曰何謂也荅曰購  
汝頭金千斤邑萬戶非寶而何清正大笑後十年松雲



以通和又八日本倭奴厚待以送之 芝峯說

先生嘗曰余雖應舉而初不屑於得失二十四歲時連屈三試亦無落魄意一日在里第忽有人來呼李書房者意謂招我徐而察之則乃人之尋老奴者也仍歎曰我未成一名故致有此辱也造次之頃便覺得失之關心科目之動人甚可懼也君輩戒之 退陶言行錄

仁祖丙子十二月清主自將伐我前鋒疾馳數日至西郊十四日 上幸江都至南門而敵騎塞路 上駐駕城樓召羣臣問計時事急上下失色不知所出崔完城鳴吉進曰臣請以單騎送之責其負盟往復躊躇之頃可以得間願回駕馳入南漢以觀其變遂獨與李景稷及

一軍校馳出遇敵於沙嶺詰其興兵之由故久與之言語日且異矣於是 上得東出水溝門馳入南漢敵圍城數重日遣人索和曰和成兵可罷矣群議紛紛攻和益峻公獨慨然曰今日欲戰兵弱言和則忘一朝城陷置宗社何地及和書成金公尚憲痛哭於朝手裂其書公拾而補之曰裂書者不可無而補書者亦宜有及江都陷滿城震駭乃有城下之盟實丁丑正月晦日師退而 上始還都 西溪集

丁丑講和後尹掌令伯奮遇崔完城謂之曰大監若非大膽大量大愚必不肯為一時存亡自為萬古罪人崔公歎息曰余豈不知當時正不得不爾慎獨齋金公曰今



人以崔某為秦檜此則大不然只不以國亡身死為義以此為罪則渠必無辭若曰不和而虜可敵則實可笑之說也

尤庵集

晦齋先生大有定力雖遇倉卒未嘗有疾言遽色靜止自持其在全州遇節日張俗戲監司金公正國正人也往往猶不免頽笑先生超然如無見也

東閣雜記

### 識慮

先見附

世宗朝有倭數戶欲居三浦上嘉其慕美我而許之許稠泣諫曰豈可使鱗介之胡間我衣裳之人後日生齒漸繁必為國之巨害臨卒亦再三陳啓請及其未盛而刷還之當其時人皆以稠言為尋常不甚駭至今三浦有蔓延難畜之弊然後服其先見

慵齋叢話

金宗瑞初拓北門凡一宴禪將百人皆設牛脚大載或規其不節公曰將士十年遠戍不若是無以慰之况作事之始不可以涼今雖用一牛脚後數歲則鷄脚亦不贍矣將士謳歌思歸則誰與固圉乎

識小錄

安平大君聞成真逸俚有召伴人邀之公往謁賡賦亭中



諸詩詩語高絕遂敬待而送之期以後日再會母夫人  
謂曰王子之道當閉門麾客謹慎無他豈有聚人作朋  
之理其敗可待汝勿與交其後再三招之竟不往未幾  
敗一門皆服母夫人之先見

名臣錄

世祖朝韓忠成明澮與申文忠叔舟侍宴酒酣 上拉文

忠之臂曰汝亦拉予臂文忠醉甚於袖裡持上臂 上

曰疼疼 睿宗時在傷色憂極懽而出到家韓公謂閹

曰泛翁例常雖醉稍醒則必起點燈閱書後乃寢今日

則不可汝以吾言止之閹徃則果然夜中 上酒醒使

中人視之則申亦就寢云

護聞瑣錄

許忠貞公琮文貞公琛昆李俱為相而德業俱著其姊有

文行識鑑享年百歲故門中至今稱之曰百歲祖母焉

二公事之甚恭凡朝廷大議二公必就問之 成廟將

廢尹妃二公諂之姊曰豈有子在儲宮罪其母而國家

晏然無故者乎於是忠貞稱疾不往文貞以異議通職

後燕山荒亂悉誅滅當廢者文貞獨免人皆服其卓識

云 識小錄

成宗賜死廢妃時李世佐以代房承旨持藥而去其夕還

家與夫人同室而卧夫人問曰聞朝廷論廢妃不已畢

竟如何公曰今已賜死矣夫人愕然起坐曰傷乎吾子

孫其無遺類乎母既無罪而被殺子無報復於他日乎

朝廷將置世子於何地而有此舉措乎燕山甲子年間



公之子守貞殺死公亦有東市之慘 松窩雜記

成廟朝金寒暄宏弼屢薦為刑曹即去已數十年來謂我

曰余欲絕交而情有不忍問之則曰伯恭 南孝百源 豐

正正中 秀泉 文炳 許 皆有晉風晉以清談為累不出十

年禍在此輩云余誓自今不復來往後皆不保 辛永禧

燕山朝姜渾沈慎門為舍人皆有所賜之妓鄭新堂鵬戒

之曰亟去之無貽後悔姜為去之沈不從其後二妓選

八宮中沈竟死非命 名臣錄

松堂朴英初登武科為宣傳官一日燕山手射 成廟所

養鹿兒帶箭流血而出松堂即日謝病歸田里當時見

幾而作松堂一人 鷺城雜說

趙文節公元紀有先見之智嘗與甥姪洪議政子美從子

趙大憲孝直書曰美之投閑真男兒事也美怨之地豈

敢久處騎虎善下自古所難雖敗亦榮直之被薦喜與

憂並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既有譽之者必有毀之者此

古今通患也凡人羣居天地之中不可以高飛遠走則

必須少同於俗庶免為眾所嫉惟無咎無譽真保身之

道也汝之所趨雖不類嚴敦而吾之欲使汝成家業全

門戶之意則未始不同於馬將軍也云云處衰世之道

固當如此而孝直方以聖賢事業自期豈以成家保身

為心哉卒使公言有驗則天也 裨官雜記

有隱君子匿跡於皮匠之中靜庵知其賢詵而問學時或



共宿其人曰公之才足以經濟一世然得君而後可為也今主上雖以名用公實不知公也萬一有小人間之則公必不免矣勸之仕不應終不言其姓名已卯錄趙靜庵之赴謫也路遇副提學李思鈞承旨上京思鈞執手款語曰子於中庸尚未熟讀况可做唐虞事業乎中庸不言乎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尊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未有不灾及其身者也宜乎子之不免也子今年少正好讀書努力自愛栗谷日記

中廟朝黃壯武公衡有田舍在江華燕尾亭嘗植松千餘株或問曷已垂老何用多種為公曰後世當自知之及壬辰倡義使金千鎰等八保江都凡舟楫器械皆辦于

此用之不盡丁酉楊經理將挾上就江都斫取為行

宮峙備及庵廬塔柵至是人乃服公先有識識小錄

趙重峯仰觀俯察知有倭亂以石盛饁器中令內子戴之日日上下山阪人問其故則曰吾欲豫習勞以避亂也辛卯七月登錦山暎碧樓遊賞忽有赤氣起自東方分為三派一派向北而長亘天一派向西而長半天一派向南而長又半其光燭地先生諦視之曰秀吉之兵已動矣明春必大舉深入當如此氣吾將奉母避亂于公州壬辰三月自沃川來省先寵操文以告亂將作永訣之意親朋來見者心內不信試問亂果作何地可避先生曰江華磨尼山似可免矣其言果驗二月夫人捐世踰



月將矣忽聞天際有聲訇然先生大驚謂人曰此天鼓也賊必渡海流涕不已嘗夜觀象緯忽北向拜哭良久乃曰吾以為禍及行朝更察之二 王子之八北者其獲於賊乎門人等志其月日後驗之果然遺事

趙公憲嘗遊沃川山寺忽通宵悲涕對食棄匙惟與房中四僧曰明年有難我當舉義勤王今日共此飯者聞吾起兵可即來同事僧恠而佯應曰諾後三僧皆與公同死而其一病未赴說道如此云 名臣錄

宣廟壬辰駕行東坡 上叩膺曰予何往乎都承旨李恒福曰可且駐 駕義州若八路俱陷便可赴愬天朝左議政柳成龍曰不可 大駕離東土一步地朝鮮非我

有也因與辨論十數兩不肯苟合宦後柳公厲聲曰今東土諸道如故湖南忠義之士不日蜂起豈可遽論此事李公即曉其意默而止後柳公見李判書公著曰如見李某可語吾意何輕發棄國之論耶李某雖裂裳裹足從死於道路不過為婦寺之忠此言一聞人心瓦解誰能收拾李公猶未瑩及到寧邊 兩宮始分訛言大播西閔人心不可收拾然後始服柳公之先見後曰私見拜謝曰倉卒之際誤著一手致壞大勢悔恨無及柳公笑曰我亦當時不能明辨直曰不可而已不能無失

白沙手記

宣廟壬辰播越至義州遠在訛言謂我國導倭入寇兵部



尚書石星遣指揮黃應暘來覘應暘請見倭書李白沙  
在都日已慮及此自賚辛卯倭首嫚書以來及是以示  
之應暘超大釋至拊膺大慟歸以實告東援之議遂決

行狀

宣祖壬辰十年前栗谷李先生珥與鷺溪李山海東崗金  
宇顥西崖柳成龍諸公同入經筵栗谷啓曰國勢不振  
久矣前頭之禍不可不慮請養兵十萬都城二萬諸道  
各一萬以備緩急不然而恬嬉度日玩愒成習一朝變  
起不免驅市民而戰則大事去矣及退西崖謂栗谷曰  
方今太平無事之時經席勸勉當以聖學為先而軍旅  
非急務公有何所見而不與吾輩相議經自陳達若是

耶栗谷曰俗儒何知時務矣而不答栗谷卒後當道者  
惟務逢迎偏黨又陷於逆賊術中以鹿屯屯田海西蘆  
田徒民玉非子孫推刷為能事八道人心大叛怨極呼  
天及壬辰夏四月平首大舉八寇東萊府使宋象賢死  
之西崖歎曰叔獻真聖人也吾輩當不免萬古罪人矣  
平時叔獻請備十萬兵吾意以為迂而沮止之到今大  
悔咄咄不已 隱峯野史

宣祖甲午 世子分朝在洪州欲移住保寧之水營使李  
白沙恒福往審之公還詭對以不可駐或疑之公曰永  
保亭勝槩冠湖中恐 少主居之啓異日侈蕩心識者

服其遠識

行狀 蘆谷集



晉州之再被圍也倡義使金千鎰嶺南節度崔慶會湖西  
節度黃璉等兵六萬守之聲勢比前十倍人皆以為可  
守有老妓獨憂之千鎰招問其說對曰前者兵雖小將  
卒相愛號令出一故勝今軍無所統將不知兵兵不習  
將妾是以憂之千鎰以為妖言斬之數日而城陷賊憤  
前敗遂夷其城而去 涪溪記聞

癸亥反正後戊申以後貶竄皆放叙時余謫在寧海李叅  
判命俊謫在盈德聞報即約會于境上李曰天命重新  
未知何者為今日大事也余曰 定原君追崇也李曰  
主上以傍支入承大統安可追崇私親余曰不然漢宣  
入繼昭帝而不追尊史皇孫者孝昭未嘗以史皇孫為

子宣帝安敢以己之貴以其父父他人乎今則 定原  
君乃 宣廟子也太廟不可闕稱位追尊 定原則父  
子相承而太廟位備固合於禮也李曰然及至京余訪  
張維金元亮在坐曰朴知誠言禮合追崇張亦下其不可  
余曰此論不出則固善今既出早晚必行而後已也  
張曰何為其然余曰茅觀之丙寅春 啓運宮昇遐  
上命殮殯諸禮一依國喪大臣率卿宰與三司爭之不  
能得辛未夏崔相鳴吉上劄請追崇享以別廟 上下  
其議頗相異允謙左相金瑩率卿宰與三司爭之累日  
余以公事往吳相家吳相言及廷論余曰追崇之必合  
於禮則吾所不能知漢唐以下帝王無不為者設令上



為之不過為觀過知仁之舉也上必欲為而朝廷固爭之則必示竄黜之威是欲使上無知仁之過而返陷上於大過失未知如何吳相曰聞公之言甚豁然也壬申夏上怒竄司諫權濤等于邊大臣不敢復言遂尊大院君為元宗享于別廟甲戌秋崔相又上劄請祔太廟金相復為相又與尹相昉及三司廷爭之上怒又通金相竄臺諫金光炫李尚質尹鳴殷于北塞大司諫俞伯曾大司憲李聖求乃變其前見同辭請祔上從之荷潭錄

仁祖朝李适之以副元帥西出也李原州緯國言於其姪夫朴貞憲東善曰适必叛矣朴公怒呵之曰無妄言及

适叛朴公始服其先見曰汝何以知适叛李公曰當舉義時适授北閩節將辭行矣為其與於大謀徊翔門外不即發及弘濟之會昇平後期不至諸公推适為大將以號令軍中事以獲濟微适幾敗矣适既負大切其所望固不少今但易西門之節而假以副帥之號此其心必快快所以知叛也西溪集

丁卯虜亂鄭錦南忠信從體察張公西出余送之郊外班荆而語鄭曰此虜今來意在負和須得和即去耳余時意不謂然後竟如其言蓋鄭習知虜情故也谿谷謾筆适之叛也安州牧使兼防禦使鄭忠信令肅川府使鄭文翼守安州而自詣張晚請從行晚責其棄城將罪而赦



之竟誅適立大勳余嘗從容問曰公聞適叛棄城而遁何也忠信曰吾與李適交若兄弟國人皆知吾亦為文晦等所告幸蒙上恩得免拿問適叛而我在寧邊近地為人所疑則我之素心無以自白於天日之下棄城而遁者明吾本心而人自信之也適既誅脫勅西來諸將俟大駕還京迎拜於江上而忠信獨下歸來辭於李時叢時叢曰諸將皆留公不可獨歸忠信曰以西路將兵之臣不能即誅反賊使大駕播越而逆兵入城其罪大矣何敢自若有叨者迎駕於江上退歸本鎮以俟朝廷處分耳上還朝聞忠信還歸特下聖旨召之其明敏如此

荷潭錄

金判書時讓丙子前獨能知胡寇之必來其時胡差多於春秋出來一日金公之姪素以戶佐來言明日胡差欲出漢江洗馬將以該曹持帳幕供具先出待候矣公曰汝頃出待於三田渡胡差必不徃漢江矣佐即殊未信而翌朝試出待三田渡俄而胡差果馳到大驚曰何以知我到此佐即荅曰此亦同是漢江故出待矣胡差即托以馳馬馳十餘里至南漢城底而還佐即歸問故公曰胡人有志於我國已久假托洗馬而欲知近京保障地形勢耳聞者歎服

晦隱集

昭顯世子在瀋館清人將西犯貴與從軍及到錦州兩陣相對矢石如雨世子所處室當其衝從者死相續欲



移避數步則虜輒禁之輔德趙公啓遠在瀋時預具革布囊各數百枚而行人莫測其所用至是布以盛沙積於前軍以盛水灌其上時當沍寒倏成冰城足以防矢石衆皆驚服

行狀

孝宗辛卯日恒陰曠金滄洲益熙上疏引先正臣趙憲封事有曰碩雲不解天日常陰是蓋宣廟辛卯年間也又引夏侯勝所言洪範傳語為戒曰此謗之者譁然及逐臣自黜伏誅人始服焉

葉泉集

肅廟戊午尹鑄主魯山復位之論薦紳閭巷莫不為快首相許公積獨以為難金公錫胄問之許公曰非為不可但東西分黨之後其人敗則必并其言斥之此論出

於尹希仲他日西人復秉政希仲必受禍若與此事而釐改之則其傷國體何如也吾心是其論而不為資助者以是耳

閑居漫錄

許丈積少時家甚貧親戚遠來亦不得供飯及至顯達所得恩賜盡歸朋友且於所管府指出剩餘接濟親舊待而舉火者常不下十餘人實有人所不及者而李相國浣獨曰古人食祿千鍾什九在外者謂以所得常祿分而與之也汝車專欲恆窮受俸不能遵守法度惠及親戚弊歸公家汝車終必以義氣見敗矣至庚申果驗

私見聞



鑑識

高麗侍中姜邯賚為人體矮耳小有一貧人容貌豐偉貧人整冠帶在前列邯賚衣破衣居下宋使見貧人曰容貌雖偉耳無城郭必貧人也見邯賚膜手拜曰庶貞星久不現於中國今在東方矣

慵齋叢話

太祖徵時東北面都巡問使李達襄還京 桓祖出餞于野 太祖立 桓祖之後 桓祖行酒達襄立飲 太祖行酒達襄跪飲 桓祖恠問之達襄曰此子誠異人非公所及公之家業此子必能大之目以其子孫屬之後達襄之子犯死罪 太祖思其父之屬特赦之

龍飛

御天歌



朴三宰錫命少時與 恭定大王同衾而寢夢見龍黃在  
其傍顧視之則 上也由是友益篤及 上即位寵奉  
隆極十年為知申事陞知議政府事無判六曹事為承  
旨時 上問誰人代君任喉舌朴公曰朝臣無可者惟  
承樞都事黃喜真可人也 上用之未幾代為承旨終  
為名相 慵齋叢話

世宗在潛邸時與諸大君王子會宴於濟川亭時適有科  
舉遠方士子連絡渡江彌滿於渡口 世宗望見一儒  
生於稠衆中使人指示曰彼某色衣某樣人汝往招來  
其人果承招來謁 世宗待以賓禮問其姓名居住對  
曰玄錫主家在嶺南某邑 世宗賜語繾綣設盛具以

饋其人跋跣遠路衣冠襤褸形容疲悴滿坐無不恠訝  
世宗顧謂左右曰此間有處子者乎孝寧大君雅信聖  
明對曰孫兒瑞原君有處子方求婚而門戶似不相敵  
世宗曰自古豪傑之士多出於草野若是士家子決意  
定婚瑞原遂納為婚玄公後登第歷散清顯為時名卿  
官至叅贊 世宗於百步之外偶一望見能知達人貴  
客大聖人識見出尋常萬萬矣 竹窓閑話

燕山新立朝野皆稱英主而佔畢齋金公宗直以老去位  
還鄉鄉人問令王英明先生何辭位而來佔畢曰觀新  
王眼睛如子老臣得保首領幸矣未幾有戊午甲子之  
禍人皆服其先見 鵝城雜說



李相克鈞一見鄭文翼光弼以公輔期之時修 成宗實

錄李公為總裁官鄭公官纔學正擢授都廳之任一委

編摩 日月錄

中宗靖國初鄭新堂鵬除校理未幾辭歸累除不起人問  
其故荅曰強起赴朝頗有驚心之事不如退吾田里耳  
又問之荅曰拜息入闕有帶犀宰相背面前立余屏息  
而立俄而回顧即洪景舟也問其職乃贊成也余忽驚  
心無意仕宦也 名臣錄

中廟之喪 仁廟新即位華使見之將還語館伴曰爾王

聖人爾國小邦不相補也必不能久為爾君爾等實無

祿 鵝城雜說

鄭文翼光弼有鑑識薦用人必視先其容貌故所舉多至  
大官黃相憲初登第詣公邸公款待而饋以食辭去起  
送之視其背良久還坐曰顏豐而秀必至宰相觀其飲  
啖必速升而早敗背不及面當無子也黃後皆如公言

識小錄

鄭文翼每食以其餘只給鄭左相惟吉鄭右相芝行他子  
弟不得與焉李完城憲國少時以族孫往省公方飯熟  
視之食訖撤與之侍婢目笑曰彼亦有台鼎之相耶李  
其後以忠直受知 宣廟官至左相 識小錄

尚成安震世居林川其先不大顯其父察訪公筮仕僑居  
于長興洞口成安兒時率羣兒嬉戲於街上鄭文翼光



弼為首揆時見而異之令小吏挈來至其第啗以飲食  
極加補賞曰此兒異日當坐吾坐但避事少建白耳成  
安果登元輔在相位者十六年享太平之樂而女主臨  
朝故雍容養重一如文翼之言異哉 樂全堂謾錄

洪相國暹少時為金安老所陷受庭刑竄興陽安老敗遂  
光顯其刑也有人言於蘇賚成世讓曰惜夫退之之止  
於斯也賚成曰此人必有前程豈遽死耶其人曰何以  
知之賚成曰曩日課製灑灑堆詩結句曰清猿啼不盡  
送我上危灘如此詩句可知人休咎云竟入相黃閣二  
十年八十二卒詩亦可以占人窮達如是哉 晴窓軟談  
徐公益與李相國元翼同擢及第方在長房之中李鵝溪

與徐公為一家之人循舊例往見則徐公素放謂鵝溪  
曰此間有絕等豪俱幸一奇觀仍指出李公曰此物是  
也李公素清羸破帽鬼服勞悴已極鵝溪鑑識甚高一  
見知其為國器傾許頗深徐益並與鵝溪而侮弄之後  
徐公低回外郡李公雅望藉甚已為吏判朝夕將入相  
徐公每歎曰塵埃中識人難矣李公位至願議政勳封  
府院君為國家倚重者垂三十年卒年八十八徐公官  
至義州牧使年纔五十而歿夙抱高才其輕世傲物如  
此 竹窓閒話

姜叅議緒議政士尚之子也陽狂隱於酒人乎時方太平  
李摺里元翼沉于下僚人未知奇每見輒曰國家有大



乳此人必洒泣而擔當人皆笑之至壬辰乃驗趙承旨  
仁後金典翰弘敏俱有重名或問之曰趙何如人也姜  
箕踞而答曰我之奴也金何如人也跪曰我之師也及  
末年趙失性處事顛悖然後始服其先見 荷潭錄  
公所與友者二人姜承旨緒趙引儀忠男趙引儀托風嘔  
隱於世者也與人絕言語時以嘔笑示人可否而已人  
莫知也方明黨始起其所嘔者其人一一皆敗其所笑  
者皆以令名終 梧里遺事

趙憲常言汝立必為逆及汝立謀反憲自謫所家放而還  
諸士大夫相與慰賀曰何以知汝立之為逆乎公之先見  
不可及也憲曰吾非先見之明汝立嘗於榻前頰有

不好底辭氣 上曰汝立多氣不合於近侍熟視久之  
汝立殊無惶恐之色及退沒階又瞪目回視而出此非  
逆賊乎願諸公未之察耳衆皆歎服 己丑記事

宣廟己丑傳曰故執義李敬中為吏曹即時當逆魁汝立  
盛有名補知其無狀極力排之竟被論劾其先見之明  
不下古人其退贈判書賜美謚以褒之 松江時政錄

金黃崗繼輝少與朴啓賢李俊民李遴話於槐院諸公謂  
曰試言吾等之前程公笑曰君沃子修為兵曹判書而  
子修後於君沃矣君沃啓賢字也子修俊民字也又曰  
叔膺與魚瑄之同矣叔膺李遴字瑄之李瑄字其後  
朴與李先後為兵判魚與李皆以守陵官陞為判書 狀行



有一相知問於李士亭曰公伯氏室迫坐草期果有弄璋之喜乎公曰昨得一男子是一國之大人也問何以知之曰聞其啼聲而知之其男即鵝溪也尹上舍浚有能詩聲公兄通禮之蕃極口贊之公曰區終人之詩兄何譽之過通禮責其妄公笑曰後當驗吾言已酉之禍果肆於市公夫人六十三歲生男名山輝亦知音一日有人來乞陳玄於公公彈琴山輝持墨而出一日又彈琴志在魯仲連山輝曰大人志在仲連乎公在牙山遘厲嘗嘔吐手擊銅匱令山輝廳之詭曰聲甚和大人必平安出門外頓足挺背公果不起

台泉雜記

高祖議政公為黃海監司時尹相仁鏡為都事公見其風

度凝遠視瞻不凡深加器重待之殊禮時海州牧使文官有才望者敬者尹公乘醉面侮曰使相有何所見待都事至此尹公曰吾亦不知時補長者之言議政公還朝入銓力薦尹公始通顯路十餘年間驟升宰列為京畿監司其時海牧又為廣州牧使低回舊秩心甚忸怩謂人曰李政丞真聖人也何以知尹公之遠到公捐館尹公已躋六卿極力護喪每於諱日備物助祭終身不怠尹公嘗以領相兼管內外中廟大漸之時進御藥物少齋宿監劑然乙巳忠憤之對得罪公論並削勳爵

竹窓閑話

成東洲傍元嘗居草亭李士亭來訪偕往申翰林遵羨亭



申設小酌有一男子善謳者命飲之未盡一曲東洲遽  
命止之送還其人於家座上莫知其然東洲曰聲極淒  
咽似有老故不可與樂也既而聞之男子母在遠計音  
是夕來云 魯西日記

宣廟己丑鄭教授碯乘醉來訪姜兵使德輝勸姜乞郡居  
外曰不過數月朝廷大禍作不如遠避仍論白沙云當  
作黑頭相不遠大陸其人入相時國家當大亂作相於  
國事既去之後其將奈何必將搔首過日矣 白沙集

任疎庵叔英與洪姓老儒相善公嘗曰洪某不久必入邪  
經矣渠前日過我盛稱栗谷道學高明優於孟子渠安  
敢妄論先賢其意不過以吾輩尊尚栗谷要以此悅我

其用心所在何所不至未幾洪交結李爾瞻得除金吾  
郎受其陰嗾潛放死囚事發幾不測爾瞻庇之得免遂  
為棄人 言行錄

金昇平塗暇日造白沙公陪語公出示一幅畫曰此畫何  
如蓋其畫乃畫一馬繫柳樹下且書所畫年月日子右  
者也昇平視之似是手生者所寫對曰不知為善品公  
笑曰幸令公持去必推畫主以與之昇平歸揭其畫于  
壁上客至輒詢之久而莫能知其主一日天陰雷雨驟  
至有闖門而入者昇平逐之座與語非素際也客就視  
壁畫曰此吾所曾見者也昇平問能知畫之者否客不  
明言茅欲得而袖歸昇平不許少頃侍婢進酒饌頗豐



潔相與酬酢而罷所謂客即 仁祖方為綾陽君時也  
昇平入問夫人曰吾家何以有此饌夫人曰夜夢天雨  
甚傳說車駕來幸及至座與語一如今日客來之状妾  
心異之有此設耳自此往返清義密勿遂成中興大業  
亦不知其畫出於何人也至反正後 仁祖置酒別殿  
與諸元勳從容良久問昇平曰向時卿壁上馬畫得於  
何人耶此予少時膺 先王命而寫之者昇平對曰臣  
嘗為故相臣李恒福從事日以得此又述其語大畧既出  
招李公子并男問其得之之由對曰 宣廟於末年  
賜先人私對且令諸王子王孫出見遂并示其所書及  
畫先人徧觀諸書畫獨得此福而歸此其曲折也於是

昇平始大悟公之傳畫意有所在云 南溪集

李澤堂植臨終書示兒輩以三觀法曰欲觀忠賢於無今  
世宰相貌樣之中取之欲觀豪傑於無今世名士貌樣  
之中取之欲觀文章於無今世科文貌樣之中取之 尤

庵集

東平尉嘗言遲川素不喜新未進退之戲一時親舊登科  
者皆不呼新未先親之登第既設聞喜宴遲川未臨呼  
令進退良久不止且令悉呈新未雜戲殆不堪其苦座  
客咸異之蓋遲川見先親而器重之欲試其量度故意  
作戲云 昆侖集

柳舍人穎善相人與姜判樞栢年及他文官數十人同隸



承文院嘗會公座而姜公素多病羸弱若不保朝夕者  
諸人字號戲之曰叔久今年不死明年必死安能久於  
世乎舍人曰君輩勿輕視之在此座者盡死之後當獨  
享晚福前頭不可量也諸人皆笑後五十年間諸人盡  
歿獨姜公官至一品享年七十九 閑居謾錄

### 清儉

潘城君朴公雖出入中外位極人臣然素儉約敷睦俸祿  
皆分濟親黨故家甚貧一日太宗來訪立門前稍久  
公始趨拜太宗恠問其故對曰臣適炊粟為食既已  
入口穀噍而不下以此不免少遲死罪太宗嗟歎仍  
賜青門外鼓岩田若干畝至今子孫世守云 記聞

柳夏亭觀清儉自守數間茅舍處之怡如嘗霖雨經月屋  
漏如麻公手傘庇雨顧夫人曰無傘之家何以能堪夫  
人曰無傘者必有備公位極人臣而行藏似匹夫人有  
來謁者則冬月赤足曳草鞋而出見之有時持鋤巡菜  
圃不以為勞太宗知公清貧如此命繕工監夜半設



把子於台第不令台知之又御膳賜之不絕名臣錄

孟文貞思誠家甚狹少兵曹判書以稟事進去適值驟雨處處漏下水冠盡濕判書還家而歎曰相台之家如是我何以外行廊為哉遂撤方構之廊台性解音律嘗執一笛日弄三四聲閑門不接賓客有稟事者令人開門引接夏則坐枯陰冬則坐房內蒲茵左右無他物稟事者去即旋閉門稟事者到洞口聞笛聲則知台之必在

名臣錄

孟文貞思誠清潔簡若不事生產飲食常以祿米一日家以新米飯進之台問之夫人答曰祿米甚陳久不可食故借於隣家耳台惡之曰既受祿當食其祿何事於借

戊寅記聞

金斯文命中 世宗朝文科官至通政居官廉潔嘗為豐德郡守其遷還也家人撤衙內鋪席而來他日設諸中堂台見而始知之怒責之即束之將還適隣友見而止之曰還送無乃太露乎若既不欲留之寧遺我公笑而與之裕窩雜記

安政丞玆中明朝名臣也不受私與不通閩鄴布衣惡食以守平生一日有客候其座台進飯唯黃蘗以鹿醬為湯台不嘗而和飯客曰羹若不好奈何而不嘗先和乎台曰羹若不好容得已乎名臣錄

中宗朝趙文節元紀以廉白超資崇政判金吾其陞嘉善



資憲崇政皆以清見廢世未嘗有也靜庵之季父也名  
臣錄

金慕齋與成右相世昌并直湖堂成公素豪家衾枕俱用  
紵絲極其華侈慕齋素窮約性且不喜奢布被木枕蕭  
然若寒士成公愧甚終夜不安寢抵明還家語夫人曰  
國卿若笑我之侈則我豈如是抱愧乎亟命易以櫟素  
之物乃敢同宿

識小錄

李平靖公約東嘗為濟州牧使及其歸也只持一鞭既已  
曰此亦島物掛之官樓島人寶藏之每掛於新牧上官  
之際歲久鞭落邑人畫其跡於掛處以寓慕焉欲使後  
人效其清德又於渡海時舡到洋中忽傾回幾危公疑

然曰吾行無一物豈幕中人欺浼致令神明諭我耶初  
本州將士輩以公曾薦儒將為賚一甲待公披甲之日  
而恐公知之則必却潛付陪行褊裨俾於越海後誣告  
矣至是皆以為江神亦不欲浼公水操有此異事遂告  
以實公投之水乃波定舡行至今名其所曰投甲淵史

錄清白

輿地勝覽

明宗壬子賜宴庶謹人于闕庭一等樂各賜丹木胡椒有  
差其時叅宴者自戶判安珰至內膳直長金夢佐等十  
九人病未叅者自大司憲李浚慶至軍器別坐安潛等  
十人外任被選者自會寧府使李榮至叅原縣監辛士  
衡等十四人各賜鄉表裏一襲

東臯集



先生入京寓西城內左相權公輒往見焉先生具飯待之  
淡饌薄味不可食而先生若啖珍味少無難意權公竟  
不能下箸退謂人曰從前誤養口體到此甚可愧也退

陶言行錄

東岳李文惠公安訥被選於清白吏嘗語人曰吾於莅郡  
按節豈能無所玷而但夫人不善治家使吾衣服飲食  
居處服用之物不能為他人之觀羨故見者認為吾清

白吾甚愧焉先輩淳實不喜名如此

公私見聞

元原平斗於癸亥初為靈光倅嘗歷謁其師朴潛治知誠  
朴公所居之室既陋坐下只有一藁席當夜將寢脫衣  
直卧於其上時公行中寢具頗盛已入置一邊而目見

長者所為終宵悚然不敢解衣就寢潛治勸令鋪設曰  
年少之人視我必傷云後聞潛治當壬辰亂後喪其母  
葬不能備禮故平生自賤如是也

南溪記聞

光海朝營建宮闕士大夫多令家僮應役取雇直獨李賢  
成直彥不肯曰營建謬舉也余縱不能諫止忍復助成  
其役乎禁不令應役

行狀

仁祖朝臣下之有清操者輒加嘉獎李直彥以高年素節陞  
拜賢成李元翼以官躋鼎勳茅屋窮命京圻就造  
瓦舍賜以布被素褥武臣崔震立以簡約擢拜工曹叅  
判成夏宗亦以廉謹累遷為北兵使

誌狀

李延陽時白世守清儉一日聞其夫人措置錦線方席大



驚令鋪蒲薦於庭下揖夫人共坐曰此是吾舊時所坐也際會風雲濫升公卿慄慄危懼恐致傾覆蒲席猶不安况於錦席乎夫人即毀棄之公私見聞

趙滄江涑為臨陂守以竹皮為席名曰箨團欲贈蔡湖州裕後以為草堂所鋪適湖州子亭以瓦覆草堂滄江歎曰瓦家不合此物遂輟去湖州極愧歎晦隱集

仁祖辛未領府事李元翼處衾褥寢席備送曰遣承旨存問承旨八來上問其所居家舍如何對曰以雜木構成兩間草屋低矮狹窄不能成形其家屬所入之處尤為傾頽薄陋非人所堪居者且聞其所居之地是累世族山之下而傍無一畝之田且無數口臧獲舉家只以

月給米僅僅連命云矣上曰為相四十年數間茅屋不蔽風雨其清白安貧振古所無不可不表以著之令該道營造正堂又令該曹賜以布被素褥以遂其所尚公固辭營舍不獲命避之入居京城館洞舊居上命別賜米饌國朝典謨



奢侈

成廟鍾愛一王女嘗以倭真珠耳璫賜之宮中傳玩稱為  
無價寶子孫世傳尚今留存余嘗借觀之萬不及於今  
世之所寶者近世尚侈此可見矣公私見聞

吾東方不產金銀本朝不行錢法只以綿布為貨近代宰相  
尹坡平弼商賈沈金孫綿布無慮千餘同甲子丙寅年  
間並罹奇禍設聞瑣錄

沈銓領相通源之從子也以椒親之勢驟興華要出牧大  
州以網利為事公語人曰我有男女十人不貪何以資  
生兩司論削其官日月錄

祖宗朝風俗尚儉宮闕亦用五土丹青大內未免卑隘士



夫家皆陋堂必向北以舊室之猶存者見之則可知也  
四十年來權奸當國貪風大熾作室無不向南取明大  
者百餘架少不下六七十架鍊礎高柱飛簷聳漢丹牖  
必用真采衣服飲食極其奢羨至於下賤尤甚紗羅綾  
緞眩耀街巷婚喪之禮亦甚華靡未幾逢此大變士族  
民庶莫不播遷丐乞宮闕廟社與夫城中甲第一朝成  
灰蓬蒿滿目古人所謂奢侈之害甚於凶年者驗矣  
初宰相朝官得著三升衣則猶以為幸而一盃飯羹亦  
當大齒近來一二年間細緞之衣幾盡穿著而三升則  
庶人亦惡之飲啗漸踵舊時奢習極可寒心聞韶漫錄  
朴承宗妾子以童仆遊於水落山衣服騎率輝映岩谷見

胡燕作巢於山崖以蔚山半乾鰕魚戲擲其巢以觀村  
人爭拾之狀蔚山鰕魚我東海味之寂珍者也窮儒寒  
生得見猶未易而彼則視同瓦礫無所吝惜驕侈如此  
安得不亡乎公私見聞

仁祖改玉日拜李元翼為首相光海時權臣之有罪者將  
待公定其生殺其中一宰臣有寵妾以其所踉珠履納  
公側室以丐舍側室以告公公垂淚曰使臣下有此物  
其君安得不亡使姬妾著此物其人安得不死乎公私見聞

孝廟丙申余八大內聞老宮人老璫輩所言則闕中奢靡  
視祖宗朝倍加逮余婚之日又見諸公主服飾曰  
祖宗朝王女則未有此等服飾云而近諸觀貴主家帳



御飲食服用不啻十倍於其時未知前頭更增幾許也  
且記婚禮時尊貴家婦女赴宴者甚多而其中獐坪大  
君夫人及淑安淑明淑徽三公主外無用繡鳳宵褶者  
可見等威之猶存而今則士夫家尋常宴席士人庶孽  
之妻女亦著繡鳳宵褶亦可以觀世變矣丙申距今未  
過五十年而以其時御室服御較之即今諸王子女居  
處則大有所不及矣公私見聞

仁宣張大妃節用蓄積前世無比而其賜諸駙馬貂帽章  
服也必前期留意辛勤經營余輩聞自內措備之說者  
至過四五朔後始乃受賜服而入朝班則光艷特出於  
衆中在庭者莫不指點稱羨故余知措辦章服之不易

矣今則滿朝卿宰所著暖帽皆是唐貂衣服之奢華踰  
於昔日吾輩所得者豈辦備之路有易於前耶抑士夫  
之富饒優於內儲耶余不能知也公私見聞

孝廟嘗以鍮鈇倣唐制燭臺以賜諸公主當時稱其華  
美轉相借玩余家尚有其一而比之今制黃豆錫則不  
但色品之陋劣其制樣之朴野見者殆欲唾而不視亦  
可以觀習俗之漸侈矣公私見聞

洪沂川命夏嘗啓于 顯廟曰禮曹既定婚喪祭禮申  
教中外而新豐府院君遷葬時內出祭物豐腆大過宮中  
如此何禁以外人乎又曰今日入侍諸臣各自毀其妻  
女金鳳釵繡裳然後可禁小民之過制九庵集



肅宗朝有女醫常以治婦人病往來士夫家一公子方召  
冊工六七人粧纒累千卷冊子女醫語人曰凡物多聚  
則必散嘗見務聚之家終莫不散歸於所不知何人不  
然則沒入官家公子之冊何其多也未久公子死於罪肘  
歸地府冊入芸閣

目繼錄



